



唐打马球俑

□李学朴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对于马球戏的喜爱就像现代人对足球运动的狂热一样。当时，马球戏是唐代全民性的体育游戏，一代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曾是打马球的高手。他做临淄王时，曾与吐蕃使者赞咄部下比试打马球，史载他“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

马球戏又名“击鞠”“打球”“击球”，最初在中亚波斯（今伊朗）一带流行，后经吐蕃地区（今西藏）传入大唐帝国的中原一带。唐王朝最初推行这项运动只是为了加强对骑兵骑乘技术和砍杀技术的训练，“本军中戏”。唐代诗人阎宽说：“善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但后来马球戏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以观赏和表演为主的娱乐活动。

马球戏必须骑马上场，所以参加者首先需要谙练骑术，只有在骑驭技能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上场击球。骑术高明者，往往容易在场上发挥技艺，抢断来球。当然，参加球赛的马匹也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和培训，好马良驹，也是打球取胜的起码资本。唐人描写马球赛，无不首先垂意良驹。《全唐诗》有诗云：“善价千金未可论，燕王新寄小龙孙。逐将白日驰青汉，衔得流星入画门。步骤最能随手转，性灵多恐会人言。桃花雪点多虽贵，全假当场一顾恩。”在唐代，各地还要选择打球良马进献给朝廷，以备皇家球赛之用。

唐代马球场有两种场地：一种为泥地球场，另一种即草地球场。唐朝驸马武崇训和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这种球场就是泥地球场。江苏扬州出土的唐打马球铜镜，安徽怀宁县发现的唐打马球铜镜以及故宫博物馆所藏唐打马球铜镜上，均饰有花草、木枝、山峰等图案，这是当时草地球场的真实写照。文献资料中对草地球场也有所提及，唐宪宗曾问宰相赵宗儒：“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赵宗儒答曰：“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

无论是泥地球场还是草地球场，重要的是球场平整方正、光滑坚实，不能坑坑洼洼。唐代诗人杨巨源的“新扫球场如砥平”，阎宽的“广扬推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皆是对当时马球场的生动描写。韩愈在他的一首诗中描述了当时的徐州马球场：宽阔的球场有千步之大，地面平坦如刀削一般；球场三面砌有矮墙，用以阻隔行人和阻挡出界的球，剩下的一面自然就是入场之口了。球场四周还竖立旗帜作为标志，并有击

鼓者鸣鼓传号，激励士气，以增声威。除此之外，大部分球场还建有看台，供有关人士栖身观战。唐代都城长安是全国球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皇家的殿前官后、苑内楼侧均修建了不少的球场。据史籍载，宫廷中的含光殿、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飞龙院，以及左右神策军所在地，都设有球场，可见唐代马球之盛行程度。

马球，欧亚一些民族也称“波罗球”，是用质地轻而又坚韧的木材制成，中间掏空，外面涂上色彩，有的还加雕饰。因其状小如拳，故有“珠球”之称。唐人把马球比喻成凌空而过的一颗流星，又如滚地疾走的一只小花兔。新疆出土的唐代刻花石球即唐人马球的样本，石球表面刻有非常精美的莲花纹。

唐代的球杖通体细长，用来击球的一端弯如偃月，如史书云：“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它的形状倒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冰球杆。唐人还喜欢在球杖上雕刻精美的纹饰。“金锤玉莹千金重，雪杖雕文七宝球……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到了宋代，马球杖有所变化，河北巨鹿出土的北宋绢画《打球图》上，参赛者所持的是击球一端较粗、手持一端较细、杖头弯如勺子的球杖。

唐代也有女子马球运动。唐代的女子并没有在运动量大、危险性强的马球运动前畏缩不前，而是踩蹬上马，奔驰在球场之间。郭英义任剑南节度使时，在成都聚集了许多女人骑驴击球，以此为乐，而且还特制了驴鞍和球衣，一天就要耗费数万，十分奢侈。1981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山的一座无名氏的唐墓室里，发现了四件小巧玲珑、造型生动的白陶彩绘打马球俑。俑马通高7厘米，骑者全是宫女形象，头挽茧形髻，身着异色紧身坎肩，左手挽缰，右手上扬，伏身向前作马上击球之势。可见，马球运动对唐代妇女来说也充满着吸引力，以致红妆驰马击球者时有人在。

不仅如此，唐代的文人儒生也喜爱马球运动，著名的“月灯阁球会”就是进士们专为庆祝新科及第者而举办的体育集会，在唐朝名噪一时，甚至受到打球军将们的嫉妒。乾符四年（877），“月灯阁球会”举行之际，一些军将蔑视进士，他们来到球会现场，抢占球场，飞扬跋扈。正在这时，新中进士刘覃气愤不过，请求出场比赛挫挫那些军将们的锐气。刘覃持杖跨上马，冲着军将们作揖说：“新进士刘覃来奉陪大家打球，怎么样？”军将们见一文弱书生出场，毫不在意。比赛开始，只见那刘覃奔驰如电，在场中来回穿梭，那枚小球也跟随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场中的其他人根本没机会触碰到球，更别说射门了。场外观众都看得目瞪口呆。可见，文人之中也不乏打球高手。

马球戏是一项激烈的体育游戏，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唐王朝尚武精神的象征。它朝气蓬勃，气势浩大，有驰马疆场立功建业的感觉。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曾写诗歌颂过马球戏。鞠场鼓鸣，鞍马飞驰，月杖争击，彩球激射，紧张惊险的竞技比赛始终活跃着唐代体坛的气氛。哪里有马球比赛，哪里就有能手出现，哪里就有喝彩之声，这种风靡全国、峥嵘一代的体育活动在华夏历史上留下了永不泯灭的痕迹。

□郑学富

最近关于《孟子》中是“天降大任于是人也”，还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引起众多网友热议。西安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开成石经》清晰地镌刻着“是人”。《开成石经》刻于唐朝，而《孟子》一篇是清康熙朝补刻上的。这至少说明在明清之际应该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唐朝建立之初大兴科举之风，当时的学校有设在京师的中央级学校国子监和设在州、县两级的地方学校，培养学生的首要任务是熟读儒家经书。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所限，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大多靠传抄的方式记录，这样很容易造成混乱和笔误，势必影响平时学习质量和科举考试的水平与公正。唐文宗即位后，很欣赏精通儒学经典、行事正直的郑覃，先后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工部侍郎。太和四年（830），郑覃向文宗上奏：“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文宗对他的建议很重视，于太和七年（833）五月，提拔郑覃为御史大夫，并于同年十二月诏令他主持镌刻石经。郑覃奉旨组织艾居晦等二十多名文人官员参与书写及校定工作，于开成二年（837）大功告成，故命名为《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由114块青石组成，均为竖方形，每石均高216厘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8层，共650252字。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它们比肩连接、绵延百米，两端有石柱夹护，刻好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成为唐代科举考试必备“教材”。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移入府学北墉（今碑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发生大地震，《开成石经》有40块碑被折断，未折断的也多有伤痕。明万历十七年（1589），王尧典等人对石经残损部位做了修补。

唐朝刻立《开成石经》时，《孟子》尚未列入“经书”范畴，故未收录。《孟子》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体现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和政治行动，且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的最高峰。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直到五代后蜀才首次进入儒家的核心经典。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之中，最终奠定了《孟子》儒家经典的崇高地位。清初陕西巡抚贾汉复悉心吏治，为民兴利，尤崇教育，多处修办书院，培育人才。他看到《开成石经》没有《孟子》，认为这样一部经典不列入其中实属遗憾。康熙三年（1664），他组织人员集《开成石经》字样，补刻《孟子》7篇，计17石，36500字，并入《开成石经》，共称“十三经”。至此，《开成石经》囊括了儒学的基本经典。《开成石经》前十二经整体体现了唐代楷书的特点，补刻《孟子》时，虽然刻者搜集唐《开成石经》字样进行描摹，但是多少还是体现了清代字形的书写风格。

《开成石经》不仅在碑刻史和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中国古代保存最早、最完好的儒家刻经，堪称中华文化的原典，为后人研究儒家典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版本，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之重宝。1961年，以《开成石经》为主要收藏内容的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石刻名录中位列第一。2014年，大型文化典藏《开成石经》正式出版。此次出版的《开成石经》以馆藏民国精拓为底本，并由碑林博物馆18名专家及文物出版社资深古籍编辑历时两年完成，是石经刊刻1180年以来第一次原大影印，完美阐释了中华文化复兴与传承的重要意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颜莉

【短史记】

## 唐代马球戏，尚武精神的象征



唐打马球铜镜